

我的军旅梦

彭永森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叔叔驻守在南疆边关。我初次与他相见，军旅梦便在我心里悄然萌生。

那天，他穿着绿色军装，手里捧着一顶大檐军帽，端坐在爷爷面前。父亲和我刚到老家院门，他便招手唤我过去，叫我喊他“叔叔”，又问我名字和是否读书。我怯怯的，默不作声，目光完全被军帽上那颗镶有金边锃亮的五角星吸引住。谈话间，他撩起右腿裤脚，指了指小腿上一道疤痕，说是巡逻时被冷枪放出的子弹擦伤。我顿时瞪大着双眼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

临别时，叔叔递给我那顶已卸下徽章的军帽说：“喏，喜欢就送你了！以后要勤奋读书，考大学！”我一把接了过去，双手紧紧抱着，生怕会被要回去。我似懂非懂地使劲点头回应。叔叔瞬间成了我心中的偶像，当兵也成了我的梦想。从此，箭古叶做的驳壳枪，香蕉叶柄做的机关枪，和那顶总戴不稳的军帽，伴我在孩童的游戏里冲锋陷阵。

我时常问父亲何时能与叔叔再见

面。后来听说，他在镇上的火车站做了一名保安员。那个冬日清晨，月台上昏黄的灯光下，我一眼认出了那个高大的身影。他腰板笔直，步伐稳健，半举着手电筒，逐件检查旅客的行李。他没有理会熟人对他开玩笑，连亲人的行李也仔细查验。那一幕，我感受到了军人的本色，仿佛与他进行无声交谈。我望着他问：“叔叔，你不跟我们打招呼，是因为纪律吧？”他蹲下来答：“安全无小事，必须严谨。你读书也一样，要认真。”进站列车汽笛声如号角，我宛若在军营。机车吐出的那团白色雾气，又把我带入《铁道游击队》的场景：爬飞车，打鬼子……

初中时，叔叔给了我一件火车站淘汰的制服。我以为穿在同学面前很帅气，没想到矮小的身躯引来同学的窃笑，连班主任也笑着调侃了一句——“你离军人的距离，还差两毫米哦。”我为此失落了好一阵。直到读高中，军训弥补了我的遗憾。拉练、队列、军体拳，七天的艰苦集训，我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我向叔叔感慨道：“我要是能当兵就好了！”叔叔爽朗地大笑，说要考核我站军姿。

我立刻目视正前方，两脚跟靠拢并齐，脚尖分开，两腿挺直，收腹挺胸，双臂自然下垂贴紧裤缝。他绕我走了半圈，突然碰了一下我的腿窝。我腿一软，整个人差点跪地。叔叔哈哈大笑说：“有姿势，有实际！”我埋怨他使坏，他却说：“当兵的苦可不是一朝一夕，还是读书好，读好书也能保家卫国！”叔叔的话语重心长，我突然明白，他常挂在口上的“读书”二字的分量。

在我考上大学的家宴上，叔叔很高兴，还唱起了军歌：“……你不站岗我不站岗，谁来保卫祖国？谁来保卫家……”听着动情的歌声，我想起曾翻看他的那本笔记，工整的字迹，写满了知识，透露着上进心。我理解了军人的意义。我有军旅梦，他也有读书的愿望。还有许多和他一样的军人，也有各自的梦想。可是，当祖国边疆告急，当灾区群众有难，他们都毅然牺牲自己梦想，托起人民最大的梦想和安康。

如今，我虽未能成为军人，但军人的精神时刻勉励着我。请容我重新站好军姿，向这段军旅梦致敬——立正！敬礼！

我的军人情结

杜观水

我自小便与军人结下了深深的情结。

十岁那年，一批解放军叔叔拉练途经我们村。那场景至今烙印在我脑海里：队伍浩浩荡荡，走了一天一夜还没有走完。战士们身着笔挺的绿军装，队伍整齐，步伐铿锵有力。路两旁摆满了乡亲们烧好的开水，竹筐里装满煮熟的鸡蛋，可他们只喝开水，怎么也不肯吃一个鸡蛋。我挤在人群里，看得入了迷，只觉得那身军装，是世上最英武的衣裳。

当年冬天，村里有三位大哥哥光荣入伍，三人身着崭新的绿军装，胸前戴着耀眼的大红花。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长辈们拉着他们的手，千叮咛万嘱咐。三位哥哥挺起胸膛，向乡亲们敬上标准的军礼，那份挺拔与英气，让我忍不住使劲拍红了巴掌。也许正是从那时起，一个念头便悄然扎根心底：长大了，我也要穿上那身绿军装。

在我们家族，五伯一家是最令村里人羡慕的——他的四个儿子都穿上了军装。每逢他们当中有人身着军装回乡探亲，五伯便搬个小马扎坐在门

口，眯着眼，看着儿子精神抖擞地和邻里打招呼，嘴角的笑意便再也藏不住。我曾听见五伯与人闲聊，话语里满是自豪：“好男儿就该去部队摔打摔打，保家卫国，那才叫真有出息！”每每此时，我总会跑回去跟母亲说：“妈，长大了我也要当兵。”

我的表哥，是一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兵。他比我年长许多，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，后来转业到县里。那时他的家眷还在乡下，每逢周末我去外婆家，常能遇见他也回去。我们一帮小孩子便围着他，缠着他讲打仗的故事。他总是这样开头：“那年月真冷啊，棉鞋冻得硬邦邦，可没一个人叫苦……”他讲得神采飞扬，我们听得屏息凝神。讲累了，他便教我们唱“雄赳赳，气昂昂”“革命军人一定要牢记”等军歌，那雄壮的旋律，至今我仍能脱口而出。表哥胳膊上有道月牙形的伤疤，他说是炮弹皮留下的印记。“这点伤算个啥？能换来老百姓的太平日子，值！”他总这样轻描淡写。

初一时，课文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里那些英勇的志愿军战士，带给我深深的震撼与感动。后来就读师范期间，又读了杜鹏程的《保卫延安》、魏

巍描写红军长征的长篇巨著《地球的红飘带》，对军营的向往，便愈发强烈。

机会终于来临。师范毕业刚分配到学校教书那年冬天，得知镇上征兵的消息，我揣着户口本直奔镇武装部报名。武装部长热情地接待了我。第二天，部长特意打电话通知我，说县武装部长当场表扬了我，要号召全县青年学习我的热情。然而，政策有明确规定，国家干部不得应征入伍。参军的愿望就此落空。那天回到学校，我伏在办公桌上久久不能平静，泪水浸湿了衣袖——那魂牵梦绕的戎装梦想，终究擦肩而过。

我将这份未竟的梦想，寄托在儿子身上。他高考结束那年，我满怀希冀地动员他报名参军。儿子欣然应允。体检那天，他小声对我说：“爸，我很想穿那身绿军装，可我担心高度近视过不了关。”结果，厚厚的镜片印证了他的担忧，也使我心中那份军人梦的接力，再次化为泡影。

虽然两代人的戎装梦未能如愿，但这份浸润家族血脉的军人情结，终将化为不灭的精神薪火，在孙辈身上恒久传递。

